

袁中郎尺牘

# 袁中郎尺牘

寄同社

弟已令吳中矣。吳中得若今也。五湖有長。洞庭有君。酒有主人。茶有知己。生公說法。石有長老。但恐五百里糧。來唐突人耳。吏道歸人。未知向後景狀如何。先此報知。

寄散木

散木近作何狀。人生何可一藝無成也。作詩不成。即當專精下棋。如世所稱小方小李是也。又不成。即當一意蹴鞠擲彈。如世所稱查八十郭道士等是也。凡藝到極精處。皆可成名。強如世間浮泛詩文百倍。幸勿一不成兩不就。把精神亂拋擲也。知算多藝。故此相砥。勉之哉。

家報

天下奇人聚京師者。兒已得遍觀。大約趨利者如沙。趨名者如礫。趨性命者如夜光明月。千百人中。僅得一二。一二人中。僅得一二分而已矣。三哥頗爲同儕所推許。近日學問益覺長進。昨梅中丞邀請數次。因塞上甚寒。尚未及行。梅真好僕也。兒恨不識其人。三哥識有餘而膽氣未充。正是多會人。廣參求之時。想故鄉一片地。橫是麟鳳塞甕。真不必令其在家也。

集惟長先生

數年閑散甚。惹一場忙在後。如此人置如此地。作如此事。奈之何。嗟夫。電光泡影。後歲知幾何時。而奔走塵土。無復生人半刻之樂。名雖作官。實當官耳。尊家道隆崇。百無一闕。歲月如花。樂何可言。然真樂有五。不可不知。目極世間之色。耳極世間之聲。身極世間之安。口極世間之譚。一快活也。堂前列鼎。堂後度曲。賓客滿席。男女交焉。燭氣薰天。珠翠委地。皓鶴入帷。花影流衣。二快活也。篋中藏萬卷書。書皆珍異。宅畔置一館。館中均真正同心友十餘人。入中立一識見極高。如司馬遷。羅貫中。關漢卿者爲主。分曹部署。各成一書。讀文唐宋酸館之。

隨。近完一代未竟之簞。三快活也。千金買一舟。舟中置鼓吹一部。妓妾數人。遊閑數人。匠家淨宅。不知老之將至。四快活也。然人生受用至此。不及十年。家資田地蕩盡矣。然後一身狼狽。朝不謀夕。托鉢歌妓之院。分餐孤老之盤。往來鄉親。恬不知恥。五快活也。士有此一著。生可無愧。死可不朽矣。若只幽閑無事。接排度日。此最世間不緊要人。不可爲訓。古來聖賢。如嗣宗。安石。樂天。子瞻。顧阿英輩。皆信得此一著。此所以他一生受用。不然。與東鄰某子甲蒿目而死者。何異哉。

## 丘長孺

聞長孺病甚。愈急。若長孺死。東南風雅盡矣。能無念耶。弟作令備極醜態。不可名狀。大約遇上官則奴。侯嬴客則妓。治錢穀則倉老人。說百姓則保山婆。一日之間。百變百遷。乍陰乍陽。人間惡趣。令一身嘗盡矣。苦哉。毒哉。家弟秋間欲過吳。雖過吳。亦只好冷坐衡齋。看詩讀書。不得如往時。攜侯子登虎邱山故事也。近日遊興發不。茂苑主人雖無錢。可贈客子。然尚有酒可醉。茶可飲。太湖一勺水可遊。洞庭一塊石可登。不大落莫也。如何。

## 毛太初

弟已得吳令。令甚煩苦。殊不如田舍翁飲酒下棋之樂也。兩甥想益聰明。讀書何處。肉鋪河畔。三叉港前。恐非陶鑄舉人進士之所。移至縣中如何。大凡教子弟。一要擇地。二要出學錢。銀中不可夾銅。貨中不可夾布。此尤第一緊要事。計此字到時。田中青翠可愛矣。要得富。須真正下老實種田。莫兒戲。人生三十歲。何可使囊無餘錢。囤無餘米。居住無高堂廣廈。到口無肥酒大肉也。可益也。

## 王子聲

弟屈指平生別苦。惟少時江上別一女郎。去年湖上別一長老。舍今而三耳。女郎以情。長老以病。此別非病非情。亦復填膺之甚。卽弟亦不知所以也。征東將軍主人無驚人先生。遂亦無僕矣。惜哉。此將軍無緣甚也。讀馬頭詩。字字涕淚。再見何期。令人腸痛。

## 關澤雲澤叔

金闕自繁華。令自苦耳。何也。畫船簫鼓。歌童舞女。此自豪客之事。非令事也。奇花異草。危石孤岑。此自幽人之觀。非令觀也。酒樓詩社。朱門紫陌。振衣莫釐之峯。纔足虎丘之石。此自遊客之樂。非令樂也。令所對者。藕衣百結之檀長。黃口利舌之刁民。及蟻蟲備身之囚徒耳。然則蘇何有於令。令何關於蘇哉。聚首村中。一櫛一耒。便足自快。身非木石。安能長日折腰俯首。去所好而從所惡。語語實際。一字非迂。若復不信。請看來春吳縣堂上。尙有袁知縣跡不。

### 江長洲進之

雖說吳令煩苦。其實良朋相聚。亦是快事。他日虎丘一塊石。太湖一勺水。傳吾兩人佳話。未可知也。

### 龐丹徒

何物拳石。如此突兀。弟已得縱觀其感。但尙負焦山一日債耳。已暮不能入城。明晨當奉謁。環城皆山也。一櫛一耒。一羹。唯命。

### 楊安福

燕中燕集。略見高雅。然尙未得盡傾腸胃。喉中隱隱。有如許欲吐未吐之物。至今尙鬱鬱胸臆間也。吳令甚苦我。苦瘦苦忙。苦膝欲穿。腰欲斷。頂欲落。嗟乎。中郎一行作令。文雅都盡。入苦令耶。抑令苦人耶。夫古有鳴琴飛鳥。栽花種柳者。不知此輩有何工夫。作此閑技倆。古今人不相及。豈直倍屣哉。

### 吳因之

前與顧湛菴談一夕。甚快。出禪入儒。有書冊來所未睹。因憶兩時。若得因之在座。點綴數語。當益佳。惜緣慳耳。因之近日作何行徑。他日作何了當。宰官耶。頭陀耶。行年四十。脚跟不定。待何時定。若弟則願爲人中牛馬。天中修羅。法中散聖。雖不知於大道如何。然弟受用如此足矣。世無悔若。故阿伯傲然自足。願請益焉。

### 湯義仍

作吳令。備諸苦趣。不知途昌仙令。遂復云何。俗語云。『騎般白。騎般黑。』由此推之。當不免矣。人生幾日耳。長

林豐草。何所不適。而自苦若是。每看陶潛。非不欲官者。非不曉貧者。但欲官之心。不勝其好適之心。曉貧之心。不勝其厭勞之心。故竟『歸去』。今『留乞食』。而不悔耳。弟觀古往今來。唯有討便宜人。是第一種人。故漆園首以逍遙名篇。鵬唯大。故垂天之翼。人不得而籠致之。若其可籠。必鷁鷁犬之類。與夫負重致遠之牛馬耳。何也。爲人用也。然則大人終無用哉。五石之瓢。浮遊於紅海。參天之樹。逍遙於廣漠之野。大人之用。亦若此而已矣。且易不以龍配大人乎。龍何物也。飛則九天。潛則九地。而人豈得用之。由此觀之。大人之不爲人用久矣。對大人言。則小人也。弟小人也。人之奔走驅逐我。固分。又何厭焉。下筆及此。近兄可知。知己教我。

## 徐漢明

讀手書。不啻空谷之音。知近造卓然。蓋信小修向日許可之不謬也。弟觀世間學道。有四種人。有玩世。有出世。有諧世。有適世。玩世者。子桑伯子。原壤莊周。列禦寇。阮籍之徒是也。上下幾千載。數人而已。已矣。不可復得矣。出世者。達摩馬祖。臨濟德山。之屬皆是。其人一瞻一視。皆具鋒刃。以狠毒之心。而行慈悲之事。行雖孤寂。志亦可取。諧世者。司寇以後。一派楷大。立定脚跟。講道德仁義者是也。學問亦切近人情。但粘帶處多。不能適脫。隱經之外。所以用乘有餘。起乘不足。獨有適世一種其人。其人甚奇。然亦甚可恨。以爲癩也。戒行不足。以爲儒。口不道堯舜周孔之學。身不行羞惡辭讓之事。於業不擅一能。於世不堪一務。最天下不要緊人。雖於世無所忤違。而賢人君子。則斥之惟恐不遠矣。弟最喜此一種人。以爲自適之極。心竊慕之。除此之外。有種浮泛不切。依循古人之式樣。取襲聖賢之餘味。妄自尊大。欺已欺人。弟以爲此乃孔門之僇孟。衣冠之盜賊。後世有述焉。吾勿爲之矣。近見如此。敢以聞之高明。不知高明復何居焉。

## 沈博士

作吳令。無復人理。幾不知有昏朝寒暑矣。何也。錢穀多如牛毛。人情茫如風影。過客積如蚩蟲。官長尊如閭老。以故七尺之軀。疲於奔命。十圍之腰。縶於弱柳。每照鬚眉。輒爾自嫌。故園松菊。若復隔世。夫伯鸞傭工入耳。尙爾逃世。彭澤乞丐子耳。奚見督郵。而況鄉黨自好之士乎。但以作吏此中。尙有一二件未了。事欲了。故爾遲遲。

亦是名根未除。若復桃花水發。魚苗風生。請看鯽郎歸棹。別是一番行徑矣。嗟乎。袁生豈復人間人耶。寫至此。不復神魂俱動。尊文幸勿笑其狂也。

### 瞿太虛

宏甫曾相見否。不到廬山尋落處。象王鼻孔漫遮天。無盡居士若不歸番壩壺。恐怒以兜率悅。爲文章偷耳。

### 李宏甫

作吳令亦頗簡易。但無奈奔走何耳。家弟爲梅大巡撫接去。聞兩人者甚相懽。弟來書云。『不數日。當至吳。轉首卽至湖上矣。』吳中無一人語及此。幸牀頭有藏書一部。愁可以破顏。病可以健脾。昏可以醒眼。甚得力。有便莫惜佳示。

### 龔惟長先生

『無官一身輕。』斯語誠然。獨自領吳令來。如披千重鐵甲。不知縣官之束縛人。何以如此。不難煩惱。而盡解脫。此乃古先生誑語。甥宦味真覺無十分之一。人生幾日耳。而以役來由之苦。易吾無窮之樂哉。計欲來盡乞休。割斷藕絲。作世間大自在人。無論知縣不作。卽教官亦不願作矣。實境實情。尊人前何敢以套語相誑。直是煩苦無聊。覺烏紗可厭惡之甚。不得不從此一途耳。不知尊何以救我。

### 伯修

大人至吳。住四閱月。不見燕臺一字。近發丹西矣。弟在此無可樂者。獨近日勘災而出。放舟五湖。信宿鈔嶺峯頂。遍觀七十二峯之勝。差覺得意。遊龍洞觀無礙居士舊跡。不勝痒痒。洞深六七里。聞山中道士云。『至格凡處。別是一洞天。』弟無靈威文人手段。又積潦滿洞。不敢輒入。躊躇而歸。返舟靈巖。曙館娃故址。其山不甚高。而幽奇甲於吳中。虎丘不堪作奴。且其中多勝概。微容膝廊。觀西施履跡。遊剪香徑。思吳宮花草。低徊顧視。千載若新。至欲別不能別。有情之癡。至於如此。可發一笑。近日問學頗覺長進否。吳邊可與語者。徐參議園亭。徐少卿歌兒耳。性命真友。天下實難。奚獨一區哉。王衷白無疑可破。何必破疑。蕭玄圃本無疑。何必求疑。爲我拜

上二公。只硬不疑便是佛。瞿洞觀過錄。自笑往日之癡。有大人相矣。但不脫菩薩氣耳。顧湛菴是我輩人。不知生死心如何。吳中運糧僚佐至京師者。不下五六人。信使不絕。聞官何惜一張紙一硯墨數行字乎。三哥想已行。不另裁。

王以明

作吳令甚辛苦。然已知作令矣。吳中人無語我性命者。求以明先生一毛孔不可得。甚哉法友之難也。遊客中可語者。屠長卿一人。軒軒霞舉。略無些子酸俗氣。餘碌碌耳。夫吳中詩畫如林。山入如蚊。冠蓋如雲。公庭私室。非套則諛。一袁中郎。能堪幾許煎煉。仙入麵中。當無出理。雖欲不墮落。不可得矣。近日焦明生過吳。頗有高識。其意氣凌厲一世。殆難爲敵。屈指當今諸人。首小修。次長衛。生復爲以明傳神。彼亦知有以明矣。明生又數當今列宿。毫無光彩。獨翼轅間稍有氣色耳。然乎否耶。

答人

走不能書。而有書癖。不能詩。而有詩腸。不能酒。而有酒態。故每遇書則觀。遇詩則讀。遇酒則流連深夜。亦復頽然。今足下所頒。適中鄙人之嗜。敢自外乎。三都之重。原不在皇甫公一敘。足下殆著其將隱乎。當爲足下傳之。

陳志寶

相別便已半載。尚未及通訊一字。吳令忽忙乃爾。近日學問想益大進。部下有可與談者否。生在此繁苦不堪。遭大謬。鷄鳴而起。三更而息。每困頓時。輒思世間有長夜輟睡者。不知定是何福修得。其得尊兄作徽州太爺。尊如帝釋。樂如自在天。而其地又如衆香國者。苦樂豈直仙凡之隔哉。舍弟好遊。固其一癖。自京都走塞上。入秣陵。弟迎入街齋。鬱鬱不樂。復思遠遊山黃。素聞新安黃山之勝。又得尊兄作主人。是以一來。第不遇欲歸遊名勝。探烟霞入詩囊耳。非誠欲作抽豐客也。尊兄審視之爲幸。

羅隱南

作令已忘却苦因矣。既忘却苦。作官何難。弟是以喜。然忘却苦。則作官將無了日矣。弟是以益大懼也。何也。人

末有不慚其腰足。恭其面。苦其心志。蝕其體膚。勞其筋骨。百苦備嘗。而至三台八座者也。必百苦備嘗。而後台座可望。是在官一日。一日活地獄也。人亦何爲而樂地獄也哉。

### 龔惟學先生

瓜步經由。不得一見。讀手書。腸爲之痛。平日不慣惜別。今若輩。人到苦處。情自深耳。又三哥自濟甯來。途中亦竟相左何也。三哥愈尊之甚。亦感之深。至臨清行李不戒。僅以身免。此時瀾燕玉住衙齋。頗能快活日子。然遊興不已。又與蔣蘭居同遊西儲。便道上徽州去矣。嘉祥名區。且又事簡民淳。可以而理。但兩牛之鼎。而以烹鷄。無亦非其任乎。令吳無甚難事。無奈近日歸興濃何。最關情者。堂上垂白之人。想尊此念更深。然則作官皆苦趣耳。苦何可堪。而人貪之若是。愚矣哉。新夫人有消息否。美而慧。必有賢子。嘉祥自昔產臨。當爲新夫人榮。

### 管甯初

令一也。有仙令。有才令。有奔走之令。奔走者處衝要之區。朝夕止供僕役。若弟輩是也。其人最苦最下。才令雖當繁劇。而才足以副之。用刀不折。遊刃有餘。力量氣魄。件件過人。然一任之之後。而骨體竭於內。鬢髮枯於外矣。雖可喜亦可憐也。若仙令則以矣才遇笑地。門無過客。甚無爭民。山水文章之樂。不減於昔人。而循良聲譽。常出諸同事之上。雖未必出冕入鳥。然而栽花鳴琴。則已寬然有餘閑矣。聞龍門簡甚。兄復多才。弟且爲兄勞。讀手書。具知見憐。何日斗酒相勞。共譚科斗時事耶。

### 梅客生

家弟自雲中歸。極口稱梅開府才略蓋世。識見絕倫。且意氣投合。不減龐道玄之適于節使也。所不同者。于公疎闊府密。于公急開府緩。于公一揮千金。開府衣無重帛。生之較量兩公如此。公自度與顧執勝而執劣哉。古之英雄。知此道者。晉有康樂。唐即于公。宋有夏英。更歷數千年。指不一二屈。不圖今日于明公見之。快哉。聞近日鄉思頗切。然不。光黃之間。有隱君子焉。歸而與其徒。醉酒逃禪。政不必建牙吹角。終老塞上也。如何。吳令紫衝苦痛入骨。段奈何只得低頭做去。終是措大無遠志耳。願仲菴會一頓。與舍弟在虎丘一宿而別。近日蔣



蘭居過里。又將舍弟鐵入武林去矣。附報。

湯義仍

近況如何。長作此官。況當不甚佳。然僻在萬山中。無車馬往來。況亦當不甚惡也。所云春衫小座者。隨任不聞。亦是吳園。若爾弟亦嘗得着矣。賜字欲語者甚多。紙上却寫不盡。俟異日面譚。永嘉黃國信。佳士也。千里而見袁生。又知慕義仍先生者。此其人豈俗子耶。料中郎之履可佳。義仍之榻亦可下矣。

管東溟

天台去書。議論妙甚。但以圖判見地。以方判教體。未免意圓語滯。何也。若見定圓。則圓亦是方。此一個圓字。便是千劫萬劫之繫驢繫矣。可不慎與。若教定方。則歷代聖賢。各具一手眼。各出一機軸。而皆能至手爲人。何與。見若定圓。見必不深。教若定方。教必不神。非道之至者。夫見即教。教即見。非二物也。公試思之。見即教。金剛以無我相。滅度衆生。教即見。楞嚴以一微塵轉大法輪。寫至此。萬藤滿紙。幸有以復我。

沈學博

家大人相訪。將無誠廣文肯藉乎。得手教。知相勉勵。然僕亦聊復弄筆耳。非真難之苦之也。陽城有言。『撫字心勞。催科政拙。』僕則謂撫字當逸。催科當巧。簡而不煩。下安上活。撫字不甚逸乎。弊孔盡杜。百姓樂輸。催科不甚巧乎。竊有志焉。而尚未之逮也。不知左右。頗有所聞不。有幸教之。

王百穀

旁觀者謬謂仙令。不知令自謂苦行頭陀也。佳詩上比摩詰。下亦不失儲劉。家弟極寶之。閱罷即繫之笥中矣。家弟嚮承薪拂。近深相企慕。不勝望岫之歎。世俗誇談藝。自是常態。若舉世喜談之藝。亦不足重矣。

龔惟學先生

聞嘉祥民傳事簡。真是一快。入擁座問紅。出看西山碧。此自人間第一佳事。不謂作令。備有此樂。令吳只得個不忙耳。無他受用。去歲會一涉太湖。觀七十二峯絕勝處。真非人境。今歲一過天池硯石諸山。明當謂吳令苦

樂皆異人。何也。過客如蝶。士宦若鱗。是非如影。其他錢穀案牘無論。卽此三苦。誰復能堪之。若夫山川之秀麗。人物之色澤。歌喉之宛轉。海錯之珍異。百巧之川流。高士之雲集。雖京都亦難之。今吳已饒之矣。洋洋乎固大國之風哉。今之稱吳令者。見樂而不見苦。故每譽過其實。而其任吳令者。見苦而不見樂。又不免譽過其實。甥意獨謬謂不然。故雖苦其苦。而亦樂其樂。想尊者聞之。必大有當于心矣。三哥住衡半年。甚快活。別後不知作何景象。時家下有人至。外祖母舅。俱有書報平安。外祖母尾。尙作小僧二行。真地行仙也。不多及。

### 三以明

世上未有一人不歷苦境者。其境年變而月不同。苦亦因之。故作官則有官之苦。作神仙則有神仙之苦。作佛則有佛之苦。作樂則有樂之苦。作達則有達之苦。世安得有徹底甜者。唯孔方兄庶幾近之。而此物偏與世之勢薪爲侶。有稍知自逸者。便掉臂不顧。去之惟恐不遠。然則人無苦何耶。亦有說焉。人至苦莫令若矣。當其奔走塵沙。不異牛馬。何苦如之。少焉入衙齋。脫冠解帶。又不知痛快將何如者。何也。眼不暇求色。卽此色。耳不暇求音。卽此音。口不暇求味。卽此味。鼻不暇求香。卽此香。身不暇求快。卽此快。心不暇求靈。搜天想。卽此想。當此之時。百骸俱適。萬念盡銷。焉知其他。始也人有知苦。雖至樂不能使之不苦。人有真樂。雖至苦亦不能使之不樂。故人有苦必有樂。有極苦必有極樂。知苦之必有樂。故不求樂。知樂之生於苦。故不畏苦。故知苦樂之說者。可以常貧。可以常賤。可以長不死矣。中郎近日受用如此。敢以聞之有道。幸教我。

### 李子輯

髯公近日作詩否。若不作詩。何以過活這寂寞日子也。人情必有所寄。然後能樂。故有以弈爲寄。有以色爲寄。有以技爲寄。有以文爲寄。古之達人。高人一層。只是他情有所寄。不肯浮泛虛度光景。每見無寄之人。終日忙忙。如有所失。無事而憂。對景不樂。卽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。這便是一座活地獄。更說什麼鐵牀銅柱。刀山劍樹也。可憐可憐。大抵世上無難爲的事。只胡亂做將去。自有水到渠成日子。如三髯之才。天下事何不可爲。只怕慎重太過。不肯拚着便做。勉之哉。毋負知己相成之意可也。

## 沈廣乘

人生作吏甚苦。而作令爲尤苦。若作吳令。則其苦萬萬倍。直牛馬不若矣。何也。上官如雲。通客如用。簿書如山。錢穀如海。朝夕總承檢點。尙恐不及。苦哉苦哉。然上官直消一副賤皮骨。通客直消一副笑嘴臉。簿書直消一副強精神。錢穀直消一副狼心腸。苦則苦矣。而不難。唯有一段段證見的。是非。無形影的風波。青岑可飯。碧海可塵。往往令人趨避不及。逃遁無地。難矣難矣。尊兄清聲華潤。蘊滿耳根。來札何爲過自抑損。若弟。則終爲不到岸之苦行頭陀而已矣。王甯海過姑蘇。弟適有潤州之行。不及一面。惆悵曷勝。

## 劉子威

走非不願作官。奈事與心違耳。昨早有父老具呈者。不肯便書紙尾云。『鄉遙心懶。恐作宦遊之人。食少事煩。恐是長眠之客。』雖一時戲筆。然不肯方寸。大約盡於此矣。懷令伯報劉之情。薄太真絕裾之忍。高弘景挂冠之致。抱元亮五斗之慚。無安仁河陽之花。有長卿文園之病。兼此數者。可能一日安於地方耶。一字非欺。高明體察。

## 潘去華

海內文士。不肯踏幾牛矣。如丈廩達爽朗。真不可多得。當由多劫。不會染半點塵俗氣。書生氣紗帽氣故耳。卽此便是踞崑虛頂。坐獅子王位。而丈尙爾徘徊於色界諸天五欲之場。雖菩薩寄位。不分染淨。然亦是門外草庵耳。安可遂認爲棲息之處耶。夫今之爲閣部大臣子者。大則陰卿貳。小亦二千石而上。可謂榮且通矣。然而有志之士。嘗一求舉。甯作一秀才。雖公車屢謝。不以此而易彼。何也。以男兒各有出身之路也。今明明一條大道。不自往來。而必欲借泥塗於他人。丈或別有授記耶。抑或借此以覺悟風蒙耶。其爾則真大熱大寒之用心。非不肖所能窺側也。桃源盛事。不肯深信之。然不肯終要自己尋一出路。或仙或佛。決不敢從他人間路。請以質之。凡先生如何。既同出世作師友。少有所蓄。便當吐出。萬惟裁察。

## 孫少府

誰不樂作官。第有至情萬不得已者。雖爲亦無味矣。食無味。見女子皆知吐之。官無味而不知吐。必且嘔噦。隨之。至於身命俱喪而後已。此不啻日夜所痛心者也。箭段離弦。無返回勢。幸財察。

### 朱虞言司理

連牘不得請。嘔血症發大作。近已作牘褥中物。不知可得起否。懷萬不得已之情。行大不相干之事。苟未免有賜。亦復誰能遣此病也宜矣。惠開有言。『人生不得行胸臆。縱年百歲猶爲夭。』今有懷不能宣。有性命不能保。縱三公猶爲賤也。况乃區區一合乎。人生如寄。多憂何爲。走能有幾條腸。堪比百憂煎藥耶。

### 方子公

小兒未落胎毛。詎識之無。公非爲上大人師者。病中鬱鬱無況。欲借談鋒。少寬窄腸耳。雖懷朱育之奇。愧非侯芭之問。謹令家僮下榻。設畢比以候。

### 小修

潘雪松留吳二日。與之肆談。甚快。今世講學。無出此公之上者。有眼如天。有胸如日。有口如河。若得此人舉道。所就其不可量。成備作祖。反掌間耳。近聞大人同諸舅結社樂老。極是極是。有玉蘭作師矣。可無弟子宋樟乎。傳語柱下尊極圖之。海內豪士。如吳江靖。紅諸君俱死矣。止彭澤在耳。吳人張隱君有言。『吾積財以防老也。積快活以防死也。』名言哉。窮官無可奉大人諸舅者。謹獻二語獻上。弟轉呈之。

### 家報

近日與諸舅算作禱會。尤是樂事。有一分。樂一分。有一錢。樂一錢。不必預爲福先。見在此隨分度日。亦自受用。若有一毫要還債。要個家要買好服飾心事。豈能脫灑如此耶。田宅尤不必買。他年若得休致。但乞白門一畝園地。茅屋三間。兒願足矣。家中數畝。自留與妻子度日。我不管他。他亦照管不得我也。人生事如此而已矣。多憂復何爲哉。

### 朱司理

袁中郎哭牘

冊葉八紙。俱已如命。其中王曹兩張。負名已久。若錄希言。則吳中後來備才。名不及諸公。而才無出其右者。明公觀詩。當自知之。

## 曹魯川

走弱冠即留意禪宗。迄今無所得。然竊聞之。禪者定也。又禪代不息之義。如春之禪而爲秋。晝之禪而爲夜是也。既謂之禪。則遷流無已。變動不常。安有定轍。而學禪者。又安有定法可守哉。且夫禪固不必退也。然亦何必於進。固不必寂也。亦何必於關。是故有脫屣去位者。則亦有現疾毗那者。有終身宰執者。則有沉金湘水者。人心不同。有如其面。可以道途轍跡。議華嚴不思議境界耶。夫進退事也。非進退理也。即進退。非進退。事理無礙也。進不礙退。退不礙進。事事無礙也。即進即退。故曰行布不礙圓融。進者自進。退者自退。故曰圓融不礙行布。法爾如然。豈容戲論。且佛所云小始終頓等教云者。豈真謂諸教之外。別有一圓教哉。政以隨根說法。故有此止啼之黃葉耳。不知諸佛出世。小即是圓。何必捨小。圓亦是權。何必取圓。尙無有深。何有於淺。華嚴迴出常情。政在於此。故經中如主山神。主河神。飛行夜刺。大刀鬼王。人非人等之類。一切皆冠以佛號。微而一草一木。皆是毗盧遮那見身。各各不相礙。安有初中等教爲小乘。而圓教爲大乘之理。比昔後來小根阿師。傳虛證實。故有此謗法之談。試看通玄解中。有此情量之語否耶。若謂真有小始等教。又自有一圓教。是教外有剩法。不得謂之圓矣。若謂圓教可以該小始等教。而小始等教不能該圓教。是大中能現小。小中不能現大。亦不得謂之圓矣。佛不舍太子乎。憍摩不舍太子乎。當時便在家何妨。何必掉頭不顧。爲此何杜不可訓之事。似亦不圓之甚矣。要知佛之圓。不在出家與不出家。我之圓。不在類佛與不類佛。人之圓。不在同我與不同我。通乎此。可以立地成佛。語事事無礙法界矣。區區行誡。如空中鳥跡。去卽是。留亦非。自不必以佛法爲案。且佛亦人也。豈有三頭六臂乎。何用相慕哉。因來論及華嚴法界。故敢盡其狂愚。唯終教之千萬着眼。應提像華嚴文。謹頌。謝。昨因伏枕。不能裁答。今晨強起。草草奉復。

## 張幼于

走支離無用人也。無用故不宜用。無用亦自不求用。此自常理。無足怪者。夫吏道有三。上之有吏才。次之有吏趣。下則有之以爲利焉。吏才者。吏而才也。吏而才是國家大司倚靠人也。如之何而可不用哉。吏趣者。其人未必有才。亦未必不才。但覺官有無窮滋味。愈勞愈佚。愈苦愈甜。愈咬愈不盡。不窮其味不止。若奪其官。便如奪嬰兒手中鸚子。啼哭隨之矣。雖欲不用。胡可得耶。若夫有之以爲利者。是貪欲無厭人也。但有一分利可趨。便作牛亦得。作馬亦得。作鸚犬亦得。最爲汚下。最爲可厭。然牛馬鸚犬。世既不可少。則此等之人。亦可隨大小方圓而器之矣。獨生則有大乖戾不然者。不才無論矣。又且與鳥紛無緣。既不能負重致遠。又不安司晨守夜。比等之人。雖分文用亦無矣。倘可不知進退處居人間繁苦地耶。勉強年餘。頓成衰朽。心神俱困。癆瘵益作。決意求歸。亦其宜爾。豈真效令伯之舉。學元亮之步哉。

### 江進之

連日伏枕。見佳作不勝技癢。上官迫甚。奈何。嵇康平生不喜弔喪。弟最不喜爲壽文。幸轉求之。有暇隨我。

### 李本建

連日奔波。百倍牛馬。片刻少閒。又爲睡魔所尼。思仁兄時與女安先生婆娑綠葉陰下。不啻仙矣。腰肢作惡。無緣得對二先生談鋒。奈何。

### 吳曲羅司理

朱魚六尾。謹專人贊上。其佳惡俟明公鑒定。不肖言惡則涉謙。言好則涉誇。且慮識鑒不精。倘貽明公之笑。將奈何。

### 伯修

陶石匱書來。甚悔出京之速。前見王衷白。尙未點差。此是好消息。凡朋友相對時。覺甚容易。別後甚難爲情。何況學道人。又以友爲性命者乎。石匱約以初秋會於石欄虎丘之間。此中望友如望歲。不知何日得了縣債。放開無量口。吐出廣長舌。現三頭六臂神通。與諸上人對談也。

## 皇甫二泉

抱腹之苦甚於抱病。簿領之趣。惡於藥餌。不依悔病不深耳。但得長病。卽是閑人。

## 聶化南

丈口碑在民。公論在上。些小觸許。何足芥蒂。且丈夫各行其志耳。烏紗擲與倖人。青袍改作縞褲。角帶毀爲囊篋。但辨此心。天下事何不可爲。安能倣首低眉。向人覓顏色哉。丈夫大有用之姿。具大有爲之才。小小嫌疑。如供鹽上一點雪耳。無爲禍始。無爲福先。無爲名尸。珍重。

## 與友人論時文

當代以文取士。謂之舉業。士雖借以取世資。弗貴也。厭其時也。走獨謬謂不然。夫以後視今。今猶古也。以文取士。文猶詩也。後千百年。安知不瞿唐而盧駱之。顧奚必古文詞而後不朽哉。且公所謂古文者。至今日而體極矣。何也。優於儻。謂之文。不文矣。奴於唐。謂之詩。不詩矣。取宋元諸公之餘味而潤色之。謂之詞曲諸家。而不詞曲諸家矣。大約愈古愈近。愈似愈廣。天地間真文斷滅殆盡。獨博士家言。猶有可取。其體無沿襲。其詞必極才之所至。其調年變而月不同。手眼各出。機軸亦異。二百年來。上之所以取士。與士子之伸其獨往者。僅有此文。而卑今之士。反以爲文不類古。至擯斥之。不見齒於詞林。嗟夫。彼不知有時也。安知有文。夫沈之畫。祝之字。今也。然有僞爲吳興之筆。永和之書者。不敢與之論高下矣。宣之陶。方之金。今也。然有僞爲古鐘鼎及哥柴等鑒者。不得與之論輕重矣。何則。貴其真也。今之所謂可傳者。大抵皆假骨董廣法帖類也。彼聖人賢者。理雖近腐。而意則常新。詞雖近卑。而調則無前。以彼較此。孰傳而孰不可傳也哉。

## 陶石簪

僧來讀手書。知兄已是不疑。但不疑卽悟。悟卽了。今不疑又不了。此何說哉。弟猶記少年未上公車時。閑蕺都駐蹕。日夜數羨。及戊子之冬。計偕至京。見其人物街市。泥塗塵土。與楚地無甚異。不覺大失望。憐入彰義門。便私念曰。『豈京師之佳麗。而竟若爾。』及走盡旗盤街。看盡八九條胡同。而弟心始死。不復作京師想矣。今兄

已至顯牆門內。決無再有一京師之理矣。何爲而不了哉。伯修書來。知其近日民活之甚。吾兄此確在。作何狀。相與何人。何日可赴太網之約。乞一指示。弟前者陳情之牒。五上不得請。閉門兩月。復出視事。弟意正不快。此時尙欲乞歸。無人能爲地者。聞新直指爲兄同鄉同年。望一轉達。倘若見許。弟卽杜門以待。大官誰不顧。然大官累人。遠不如閒散之可以適志也。人生如此而已矣。近日得卓魯約諸書。讀之痛快。恨我不見耳。併聞。

### 陳志寔

徽州俗行。卓絕乃爾。往來談者。稱不容舌。足驗吾兄道力。華嚴經以事事無礙爲極。則往日所談。皆理地一行作守。頭頭是事。那得些子道理。看來世間。畢竟沒有理只是事。一件事是一個活關羅。若事事無礙。便十方大地處處無關羅矣。又有何法可修。何悟可頓耶。然眼前與人作障。不是事。却是理。良惡叢生。貞淫蟬列。有甚麼礙。自學者有處刁止罵之說。而百姓始爲礙矣。一塊竹皮。兩片夾棒。有什麼礙。自學者有指刑止辟種種姑息之說。而刑罰始爲礙矣。黃者是金。白者是銀。有什麼礙。自學者有廉貪之辨。義利之別。激揚之行。而財貨始爲礙矣。諸如此類。不可殫述。宛論百劫。浮蕩苦海。皆始於此。雖然。世豈有貪醢不事事。可一日安於民上著乎。則中耶此言。未免爲無忌憚小人。增一番口實矣。請急著眼。無事虛談。有便誨我。

### 孫太府

走以簡劣。謬辱知遇。天高地厚。未足方比。匪獨青雲恩附。亦謂高山在望。朝夕可得仰止耳。不意明公趣歸林壑。棄主組。拂衣東歸。如脫羅之幃。解離之鳳。與令走黃口羣乳。生育失怙。宦海風濤。頃刻萬狀。舵師既去。此後將不知飄泊何所矣。昨聞榜人夜發。走狼狽奔馳。莫知所措。纔抵尹山。來者謂仙舟已過吳江。途惶然而返。走生平見異骨異人。無逾明公者。只此一舉。真可愧今之口談性命而身趨榮利者。走也不敏。願隨後塵。

### 陶石簣

家子瞻快活殊甚。一冷太史日騎瘦馬。走長安市上。不知有何好面孔。而歡天喜地若此。弟望山人來如渴。今



月內鹽使者方按部駐崑山。計半月內可了事。山人之行也。以念五六爲期如何。但考察正是閑時。蘇至崑復近甚。此時至吳。弟爲山人置一淨宅。朝夕聚談。可得十日閑。尤是佳事。若爾則盛使還便可發舟矣。中秋日鹽候山人於虎丘之上。幸勿爽期。

## 吳曲羅

走病廛。幾無復人理。俟而雪霽冰霽。俟而礫石流金。南方之焰山。北方之冰國。一朝殆遍矣。夫司命可以罰此下土者良多。何必瘧也。毒哉。蒙以諸士文見委。其中堪入梓者十七篇。可改者亦十七篇。改者皆知名士。或可無負明命。病耗之餘。鑒定恐未及精。是罪。

## 朱司理

走病十不能去二三。聞登然之音。尙爾驚怖。况能見故人耶。餘熱作惡。瘕痰如塊。橫注胸中。蓋自復還來。尙未下榻。止劉醫輩從牀臥間診視。卽長洲令已無復一面矣。龍鍾辛楚。畏風日如強敵。不知何日可得轉入。茶毒哉。

## 沈何山

阿三自南中歸。極口稱兄慧力。且云。『茲遊也。得良友二。何山今不傷道。所就殆不可量。若其意氣相契。則焦尊生亦可人也。』三以去歲九月。從大同來吳。已復從吳入越。轉之彰郡。至今歲三月始歸。三自稱所得佳士。雲中則梅客生。京師則王黃蕭顧四太史。一女校書。鹽州則顧侍郎。會稽則陶石簣。杭則大小虞。鄞則屠去華。客路則蔣蘭居。焦三數子者。或以學。或以文。或以氣。傾蓋一接。頗相知賞。三亦自快得士。未及半載。足跡幾半天下。孺子行徑如此。可發一笑。

## 何湘潭

作令如啖瓜。漸入苦境。此猶語令之常。若夫吳令。直如吞熊膽。通身是苦矣。山水風光。徒增感慨。顧安得如仁兄所云云者哉。吏情物態。日巧一日。文網機穽。日深一日。波光電影。日幻一日。更復十年。天下容有作令者耶。